

· 名校班主任推荐 ·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金库

WORLD CLASSIC

美绘典藏版

根据教育部最新版《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编写



简·爱

夏洛蒂·勃朗特〔英国〕 / 著 总策划 / 邢涛 改编 / 龚勋

JANE EYRE

华夏出版社

新版新课标
指定必读

· 名校班主任推荐 ·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金库

WORLD CLASSIC

美绘典藏版



简·爱

JANE EYRE

夏洛蒂·勃朗特 [英国] / 著 总策划 / 邢涛 改编 / 龚勋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简·爱 / (英) 勃朗特 (Bronte, C.) 著; 龚勋
改编.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080-6988-3

I. ①简… II. ①勃… ②龚…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近代—缩写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10723 号

文轩
出品

出品策划:

网 址: <http://www.huaxiabooks.com>

简·爱

作 者	夏洛蒂·勃朗特(英国)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总 策 划	邢 涛	地 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改 编	龚 勋	邮 编	100028
项目策划	陈红梅	总 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文字统筹	谢露静		
文字编辑	赵 远	印 刷	北京丰富彩艺印刷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张天舒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2
设计总监	韩欣宇	字 数	180千字
装帧设计	乔姝昱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版式设计	乔姝昱	印 次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美术编辑	安 蓉 施 媛	书 号	ISBN 978-7-5080-6988-3
图片绘制	多多卡通	定 价	19.80元
印 制	张晓东		





追求尊严与爱……

女性励志名著的巅峰之作

《简·爱》是19世纪英国著名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于1847年出版。小说成功地塑造了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对爱情、生活、社会都采取独立自主的积极进取态度，敢于斗争，敢于争取自由平等地位的女性形象。《简·爱》的问世轰动了19世纪的英国文坛，是英国文学史上的一部经典传世之作，它所蕴涵的独特美感对读者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小说中的主人公简·爱自幼失去双亲，被寄养在舅舅家。舅舅去世后，简·爱受尽了舅母的歧视和虐待，后来被舅母送到一所半慈善性质的学校生活。在这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简·爱虽然一贫如洗、地位低微、相貌平平、身材瘦小，但她不论在怎样的境遇中都自尊、自爱，勇敢地追求平等和幸福。追求尊严与爱是贯通《简·爱》这部作品始终的主题。不论是简·爱在盖茨黑德府对舅母一家人的反抗，还是她在罗沃德学校里顽强的成长，或是她与罗切斯特相遇后一波三折的爱情，无不体现了这一主题。不论自己在别人眼里有多卑微，简·爱始终相信自己与别人是平等的；她珍视自己的灵魂，渴望平等的爱情……一百六十多年来，简·爱已经成为独立女性的经典形象，具有超越时代的永恒魅力。

为了让广大青少年读者更好地理解《简·爱》的深刻内涵，体会小说中的意境，我们在书中配置了30幅精美彩色大图，使小说图文并茂，带给读者一场丰富的视觉盛宴。愿广大青少年读者在阅读本书时能够体会到一种发自内心的感动与振奋。



WORLD CLASSIC

LITERATURE

目录

- | | | | |
|--------------|----|----------------|-----|
| ■ 第一章 盖茨黑德府 | 1 | ■ 第七章 发生在三楼的怪事 | 72 |
| ■ 第二章 罗沃德学校 | 10 | ■ 第八章 重回盖茨黑德府 | 83 |
| ■ 第三章 初到桑菲尔德 | 22 | ■ 第九章 爱的表白 | 92 |
| ■ 第四章 罗切斯特归来 | 30 | ■ 第十章 婚礼 | 108 |
| ■ 第五章 坠入爱河 | 43 | ■ 第十一章 别了，桑菲尔德 | 120 |
| ■ 第六章 宴会 | 58 | ■ 第十二章 流落异乡 | 133 |
| | | ■ 第十三章 亲人 | 145 |
| | | ■ 第十四章 沼泽居 | 158 |
| | | ■ 第十五章 幸福生活 | 172 |





Chapter 01 | 第一章



盖茨黑德府



我的父亲是一个穷牧师，母亲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儿。母亲违背父母的意愿，嫁给了我父亲，我的外祖父因此与我母亲断绝了关系。我出生后没多久，父母就双双感染伤寒去世了，住在盖茨黑德的舅舅收留了我。可是，没多久舅舅也去世了。他临终前把我托付给了舅妈，但是舅妈并不喜欢我。

此时此刻，屋外下着大雨，我们不能进行例行的散步活动了。舅妈里德太太倚靠在炉边的沙发上，她的孩子们——伊丽莎、约翰和乔治亚娜坐在她身边，簇拥着她，一家人看上去幸福无比。而我呢，里德太太“恩准”我不必同他们坐在一起了，她说她很遗憾，不得不让我一个人待着，因为她不能将那些只会给予懂得知足快乐的孩子的特权给我，除非贝茜告诉她，而且她也亲眼看到，我的确在努力培养一种天真、随和的性情，正变得开朗、率真、自然一些。

“贝茜说我什么了？”我问。

“简，我不喜欢吹毛求疵或刨根问底的人，更何况小孩子这样和长辈顶嘴实在可怕。找个地方坐着去，不会和和气气地说话就别开口。”这是舅妈对我的回答。

客厅的隔壁是一间小小的早餐室，我溜了进去。里面有一个书架，我从上面拿下一本有很多插图的书，爬上窗台，缩起脚，像土耳其人那样盘腿坐着，将红色的波纹窗帘完全拉拢，把自己隐藏在窗帘后。





在我的右侧，红色的窗帘遮挡住我的视线；左侧，明亮的玻璃窗保护着我，使我免受十一月阴冷天气的侵害，又不把我与外界隔绝。渐渐地，我已经完全沉浸在书中的奇妙世界里，心里乐滋滋的，就怕别人来打扰。但打扰来得很快，餐室的门开了，约翰走了进来，大叫我的名字。但他很快打住了，因为他目光不锐利，头脑也不灵活，没有找到我。可是伊丽莎从门外探头进来，大声叫道：“她一定藏在窗台上。”

一想到要被约翰硬拖出去，我的身体就直打哆嗦，我立即走了出来。约翰·里德是一个十四岁的小学生，比我大四岁。他长得又大又胖，被娇惯得霸道而又冷漠；他对我很厌恶，常常欺负我、虐待我。我实在太害怕他了，况且受了他的欺负，我又无处诉说。用人们不愿意帮我，试想，谁会为一个无依无靠的小女孩去得罪这个家的少爷呢？里德太太对此则装聋作哑，她似乎从来都看不见约翰打我。

约翰让我站到他面前，我知道他很快就会动手打我，我心里担心着挨打，眼睛死死地盯着这个就要动手的人那副令人厌恶的丑相。果然，他二话没说，就开始揍我，我打了一个趔趄，倒退了一两步才站稳。

“我要好好教训你！”他说，“谁叫你鬼鬼祟祟地躲到窗帘后面，谁叫你用那种令人厌恶的眼光瞅我，你这耗子！”

我听惯了约翰的辱骂，不敢回嘴，心里想着怎么忍受随之而来的谩骂和殴打。

“你躲在窗帘后面干什么？”他问。

“在看书。”

“把书拿来。”

我走向窗前把书取来。

“你有什么资格动我们的书？妈妈说你靠别人养活，你没有钱，你爸爸连一分钱都没有留给你！你应该去乞讨，而不该和我们这些有钱人家的孩子住在一起，吃一样的东西，穿我妈妈掏钱买的衣服。滚，站到门口去，离镜子和窗户远点儿！”

我起初并不明白他的用意，但我已经习惯了逆来顺受，就照他的话做了。随后我看见他举起书，要扔过来，吓得惊叫一声，本能地往旁边一躲。可是晚了，书已经扔过来了，正好砸中我。我被砸倒在地，头撞在门上，磕破了，流出血来。疼痛让我的恐惧心理超越了极限，被其他





感情所代替，我大声喊道：“你是个恶毒残暴的孩子！你是个杀人犯、奴隶监工、罗马皇帝！”

“什么！什么！看我不去告诉妈妈！”他大嚷大叫着向我直冲过来，揪住我的头发、抓住我的肩膀，我拼了命跟他扭打在一起。不久，一两滴血从我的头上顺着脖子淌下来，我感到一阵热辣辣的疼痛。这感觉压倒了我的恐惧，我发疯似的同他对打起来。我不知道我伤到他没有，只听见他恶狠狠地骂我“耗子！耗子”，并大声咆哮着。

里德太太很快就赶到现场，保姆贝茜和女佣艾博特跟在她身后。女佣把我们拉开，嘴里说着：“太不像话了，竟敢对少爷这样！”里德太太厌恶地看了我一眼，说道：“带她到红房子里去，关起来！”于是马上就有两双手按住我，把我拖上楼去。

我一路反抗，这种事很少发生，但大大增加了贝茜和艾博特对我的厌恶。事实上，我确实有点反常。我意识到一时的反抗会招致意想不到的惩罚，于是像造反的奴隶似的横下心肠，决定反抗到底。

“抓住她的胳膊，艾博特小姐，她像一只发疯的猫。”贝茜喊道。

“真丢脸！”艾博特说，“爱小姐，你居然打起你恩人的儿子来了！他是你的小主人！你的举动太大胆了！”

“他怎么会是我的主人？难道我是用人？”我反驳道。

“你还比不上用人呢，你靠人家养活，却不干活。喂，坐下，好好反省自己的坏脾气吧。”艾博特说。

这时我已经被她们拖进了里德太太指定的那间屋子，被按在一条矮凳上。我像弹簧一样立刻跳起来，但很快又被按住了。贝茜威胁要绑住我，我只好求饶，答应不再动了。

贝茜和艾博特盯了我一会儿，我双手紧紧地抓着板凳，一动不动。最后，贝茜说：“小姐，你应该明白，你正受着里德太太的恩惠，她在养活你，如果她把你撵走，你就只能进贫民院了。”对于这些话，我无话可说，而且这些话我不知道已经听过多少次了。“我们说这些话是为了你好，”贝茜又说，口气并不严厉，“你要学得乖巧些，这样的话也许你还能在这里待下去。如果再发脾气，再粗暴无礼，我敢肯定太太会把你撵出去。”随后，她们关上门，上了锁，走了。

红房子是间空屋子，它是盖茨黑德府最宽敞、最漂亮的房间。但自



从我的舅舅里德先生在这里去世后，再也没有人在这里住过。房子里没有生火，很冷；因为远离厨房和育儿室，也很安静。这里似乎还弥漫着舅舅去世时那种阴森森的祭奠气氛。我坐在房间里的矮凳上，头依然很疼，流着血，心里感觉分外委屈和气愤。为什么我总是被欺负、受折磨、老挨骂呢？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喜欢我？伊丽莎那么自私任性，乔治亚娜那么蛮横无理，约翰那么凶残粗劣，他们却从来不受责备，还是里德太太的“小宝贝”。而我，从来不敢做错事，大家还是整天地骂我淘气、阴险。

“不公平！”我在心里呐喊，并思索着：“应该采取怎样的方法，从这个难以忍受的压迫之下逃走呢？离家出走吗？万一走不了的话，那就不吃不喝，活活饿死。”

在那个阴郁的下午，我一直这样惶恐不安，头脑里一片混乱，心里渴望着反抗。然而，当时的我又怎会明白“我为什么这样受苦”这个问题的答案呢？直到多年后，我才看得明明白白：我与盖茨黑德府格格不入，我从来不懂得取悦他们，他们不爱我，我也不爱他们。如果我是个聪明美丽、快乐活泼、无忧无虑而又爱纠缠人的孩子，也许里德太太反而会喜欢我一些吧。

天快黑了，光亮从房间里渐渐消逝。我听见雨水抽打着楼梯上的窗户，风在宅子后面的树林里呼啸，我感觉越来越冷，勇气也消失了。接着，我想起了死去的舅舅。听说，他就葬在盖茨黑德教堂圣坛下的墓穴里。“如果他还在世，他一定会对我很好。”我心里想着，忽然间想起以前听说过的一个关于死人的传说：死人见活人违反了他们的遗嘱，就会重返人间，惩罚不遵守誓言的人。“也许，舅舅会回来为她的外甥女报仇吧？”想到这儿，我害怕了。忽然，一道光线在天花板上抖动起来，我的心吓得怦怦乱跳，大叫着冲向大门，使劲摇着门锁。门外走廊上有人跑了过来，贝茜和艾博特走进房间。“我看到一道光，是里德舅舅的鬼魂来了！”我向贝茜哭诉着，拉住了她的手。她并没有把手抽回去。但很快里德太太走了进来，她严厉地说：“放开贝茜的手，小东西，你以为耍这种鬼把戏就能出去了吗？我最讨厌你这种弄虚作假的孩子，你还得在这儿多待一个钟头。”随后，里德太太把我往门里一推，锁上门走了。我倒在地上，昏了过去。





后来我记得，我醒来时仿佛做了一场噩梦：我看到眼前有一片可怕的红光，被一根根粗黑的条子隔断。我还听见有人在说话，那声音空洞洞的，好像被一阵风声或水声掩盖住了似的。我感到一种铺天盖地而来的恐惧，我更加神志不清了。不久，我意识到有人在摆弄我，把我扶起来，让我靠着他坐着。以前我从来没有被人这样爱惜地扶过或抱过，我把头靠在一个枕头上，或者是靠在谁的胳膊上，感觉很舒服。

五分钟后，迷茫的云烟消散了，我完全明白自己正躺在我的床上，那片红光是育儿室里的炉火。此时是夜里，桌子上有点燃的蜡烛，贝茜端着脸盆站在床脚边，一位绅士坐在我枕边的椅子上，正低头看着我。

我知道房间里有一个陌生人，他既不属于盖茨黑德府，又与里德太太没有任何关系，我感到说不出的宽慰和安心，深信自己得到了保护。我将目光从贝茜身上（对我来说，她远没有艾博特那么讨厌）转移到这位绅士身上，打量他的面孔。我认识他，他是药剂师劳埃德先生。如果家里有人生了病，里德太太就会请他来看病，但她自己和孩子们不舒服时请的是另一位医生。“瞧，我是谁？”他问。

我说出了他的名字，同时把手伸给他，他握住我的手，微笑着说：“会好起来的。”随后，他扶我躺下，叮嘱贝茜夜里不要惊扰我，还说明天会再来，然后就走了。我感到很难过，他坐在我身边时我自己有了保障，有了朋友，而他走后整个屋子都变暗了，我的心情沉重起来，一种无可名状的哀伤压迫着我。贝茜用温和的语调问我是否想睡觉，或者想吃点儿什么，我谢绝了。然后，贝茜吹灭蜡烛走了出去。

第二天中午，我起床穿好衣服，裹着披巾，坐在育儿室的壁炉旁边。我感到身体很虚弱，但心灵上的创伤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令我痛苦，我默默地流着眼泪。不过，我想我应当高兴，因为里德太太和孩子们都不在家，艾博特在另一间屋子里干活，而贝茜在这间房里收拾东西，还不时地跟我说些体贴的话。但我的精神已经痛苦不堪，我过惯了总是挨骂、吃力不讨好的日子，这种短暂的安宁并没有给我的心灵带来慰藉。贝茜到楼下的厨房里去了一次，给我带回来一个馅饼，用色彩鲜艳的盘子盛着。我很喜欢盘子上画的极乐鸟，以前我曾经要求过好几次想要把盘子拿在手上仔细瞧瞧，但一直没有得到允许。如今，这个珍贵的盘子就放在我的膝盖上，贝茜还一再热情地邀请我吃盘子里的馅饼，



但我却吃不下——这个恩惠来得太迟了。我把盘子和馅饼都放在了一边。贝茜问我要不要看书，我高兴起来，请求她把放在图书室里的《格列佛游记》^①拿给我。这本书我看过许多遍，令我着迷，但当我一页一页地翻过去，试图从插图中找到那些我一直都能感受到的魅力时，却只看到怪诞与凄凉。我不敢再看了，将书放在盘子和馅饼旁。

这时贝茜已经收拾好房间了，她洗过手，从抽屉中拿出一顶做给乔治亚娜的帽子做起活来。她一边做一边唱歌，她的嗓音甜美，我以前总是很愉快地听她唱，但此时，我却在她的歌声中听到一种无法形容的哀伤，我又哭了起来。

上午的时候，劳埃德先生来了。“怎么，已经起来了！”他一走进育儿室就说，“保姆，她怎么样了？”贝茜回答说我的情况很好。

“那你应该高兴些呀，简·爱小姐，你为什么哭呀？你昨天是怎么生病的？”劳埃德先生问。

“她摔倒了。”贝茜插嘴说。

“我是被别人打倒的！”这话从我嘴里脱口而出。

这时叫仆人们去吃饭的铃声响了。劳埃德先生对贝茜说：“保姆，那是叫你的。你下去吧，我来开导简·爱小姐。”贝茜不情愿地走了，因为在盖茨黑德府仆人们必须准时用餐。

我向劳埃德先生详细叙述了我的遭遇，他皱眉倾听着。最后，他认真思考了一会儿，谨慎地问我是否愿意离开盖茨黑德府，是否想上学。我仔细考虑后，回答他我十分愿意。我想他一定会向里德太太建议我去上学，并且里德太太一定会很愿意摆脱我这个包袱，我不久就可以离开盖茨黑德府了。

在这个信念的支持下，我的身体一天天好了起来。自从我生病以后，里德太太就让我独自睡一个房间，单独用餐，整天待在育儿室里，而她和她的孩子们却经常待在客厅里。她没有暗示要送我进学校，不过，我本能地感觉出她不会再让我在这个房子里同她一起待很久了，因为现在她看我的眼神里充满了无法克制的厌恶之情。

^①《格列佛游记》：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创作的一部游记讽刺小说，于1726年出版。





伊丽莎和乔治亚娜严格地执行了里德太太的命令，很少与我说话；约翰则一看见我就冲我扮鬼脸，有一回还动了手，不过我没让他得逞。那一次，里德太太把我拖回到育儿室里，把我按到床上，命令我一整天都不准下床，一些话从我嘴里脱口而出：“如果里德舅舅还活着，他会对你说些什么呀？”里德太太呆住了，冷漠的灰色眼睛里呈现出恐惧的神情，她盯着我，仿佛在看一个魔鬼。我只好一不做二不休，接着说：“你做的一切里德舅舅在天上都能看见，我的爸爸妈妈也看得见，他们知道你整天把我关起来，你恨不得我死掉。”里德太太不一会儿又振作起来，狠命地推搡我，打我耳光，然后一句话不说地走掉了。

在这个家里，只有贝茜对我还不错。她有时候会偷偷地拿些好吃的东西给我，高兴时，还会给我唱歌、讲故事。

一天，一个叫布罗克赫斯特的先生来到家里。他向里德太太详细介绍了一个名叫罗沃德的学校的情况，随后，又问起我的情况。里德太太把我形容成一个爱说谎、品质恶劣的孩子。布罗克赫斯特先生走后，里德太太厌恶地对我说：“出去，回到育儿室去。”我感到，有些话我非讲不可，我要反抗，我要让她知道我恨她。

我对里德太太说：“我才不骗人呢！如果我要骗人，我会说我爱你，但我发誓，我一点儿也不爱你，更不爱约翰·里德！你知道吗？你对我一点儿怜悯之情都没有，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叫你舅妈了，长大了我也不会回来看你！如果有人问我你对我怎样，我会说你对我已经到了可耻的地步，我会把你的所作所为全都告诉他们！”里德太太被我的话惊呆了，而我，则成了战场上的胜利者。





Chapter 02 | 第二章



罗沃德学校



四 天后的清晨，我早早就起床了，因为在这一天，我要出发去罗沃德学校，从此不再回盖茨黑德府。贝茜在育儿室生好火，为我准备了早餐，但我心情激动极了，一点儿东西也吃不下。贝茜只好将几块饼干包好放在我的口袋里，让我在路上吃。随后，她帮我穿上大衣，戴上帽子，同我一起离开了育儿室。

经过里德太太的房间时，她问我是否进去告别，我告诉她：“里德太太在昨天晚上跟我说，我早上走的时候不必去和表哥、表姐告别。她还让我记住，当别人问起时，我应该说她一直是我的好朋友，我应该感激她。不过，我用被子蒙住脸，转过身去，什么也没说。”

“你做得不对，简小姐。”贝茜说。

“我做得非常对，贝茜，她不是我的朋友，是我的仇人。”

“简小姐，请别这样说！”这是贝茜对我的回答。

很快，我们穿过大厅，走出了前门。这时月亮已经下沉，天很黑，贝茜提着一盏灯，借着灯光，我看到地面上的雪刚刚融化，到处都湿漉漉的。冬日的清晨非常寒冷，我冻得直打哆嗦。六点钟过后，远处传来马车的车轮声，马车到了。马车上坐满了乘客，管车人催促我快点儿上车，我的箱子被装上了车，我也被从贝茜身边拉开了。

“好好照顾她！”贝茜对管车人大声喊道。

“行啦！”这是回答。车门关上，我们出发了。就这样，我乘着这



辆马车，驶向了对我来说陌生、遥远而又神秘的地方。

马车穿过一座又一座城市，中途短暂地休息了一下，又继续赶路。天渐渐黑了，我睡着了。没多久，车子停了下来，惊醒了我。车门打开，一个仆人模样的女人接我下车，然后马车立刻又驶走了。

我被带进一扇门，来到一个生火的房间，然后被独自留在那里。我在火上烤了烤冻僵的手指，向四周望了望，这是一个客厅，不宽敞，也不豪华，但还算舒适。不久，门开了，先后走进来两位女士：走在前面的女士高个子、黑头发、黑眼睛，举止端庄，大约二十九岁的模样；走在后面的看起来比较平凡，面色红润，但行动起来很急促，一副总是有活干的模样。

“这孩子这么小，不该让她一个人来。”高个子女士说，同时细细地打量我。“最好让她马上去休息，她看上去很累。你累吗？”她把手放在我的肩上调。

“有点儿，小姐。”我说。

“一定也饿了。米勒小姐，让她吃点儿饭再休息。你是不是第一次离开父母上学呀，小姑娘？”她又问。

我向她解释了我的身世，并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名字、年龄、学习等情况。听完后，她轻轻地摸了摸我的脸，说希望我是个好孩子，然后便让我和米勒小姐一起走了。

米勒小姐是一个助理教师。她引导我走在这座布局不规则的大建筑里，经过一个个房间，穿过一条条走廊，来到一个人声嘈杂的长方形房间里。房间两头各摆着两张大松木桌子，每张桌子上点着两支蜡烛，大约八十多个年龄从九岁到二十岁之间的姑娘坐在桌子的周围预习功课。她们都穿着样式古怪的棕色布衣，外面罩着长长的荷兰麻布围裙。米勒小姐让我坐在靠门的一张凳子上，然后吩咐班长把课本收起来，把晚饭盘子端来。不一会儿，班长们端着盘子回来了，每个盘子中央放着一壶水和一个杯子。食物被一份一份地传递过去，杯子是公用的，谁渴了就用它喝水。我因为口渴喝了水，但没碰分给我的那份燕麦饼（一张薄薄的燕麦饼被分成了许多份）。

晚饭后，米勒小姐念过祈祷文，各班级的姑娘便排队上楼去了。卧室同教室一样，也是一间长方形的大屋子。这一夜，我和米勒小姐睡一

